

在我孩子的成长岁月里,家里常常飘荡着炒饭的香气。

他们百吃不厌,我当然也就百做不累啦!我的炒饭,用料多,工序繁。首先,把饭煮好,放进冰箱。次日取出,弄松,再准备其他食材。将蒸熟的螃蟹剥壳剔肉,把鲜虾、叉烧、火腿细细地切成丁,胡萝卜切丝,长豆切粒,小葱切片,玉米剥粒。热油起锅,爆香小葱,倒入蛋沫,加入白饭,饭粒和蛋沫均匀掺和,最重要的是,米粒和米粒各自为政,谁也不粘谁。接着,渐次加入其他食材,不断地翻炒。最后,加入生油、胡椒粉、鱼露和少许糖,再撒上青葱,便大功告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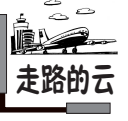
捧上桌的炒饭,像一幅色彩斑斓的抽象画,红白黄绿褐,美不胜收,我称它为“珠宝饭”。

热闹丰腴的“珠宝饭”百味纷呈,润而不腻的米饭透着鸡蛋淡淡的鲜,各种食材相互交织又各施其才,犹如各种乐器和谐地碰击在一起而奏出的交响乐,融融和美。

孩子们“哇哇”连声地大快朵颐,看到他们气吞山河的样子,就算再辛苦,我也甘之如饴。

珠宝饭

(新加坡)尤今



“珠宝饭”在我家还负有特别的“使命”。有时,孩子考到好成绩,会理直气壮地提出要求:“妈妈,晚餐我可以吃‘珠宝饭’吗?”我急巴巴地外出选购新鲜食材,喜滋滋地炒出一大锅“珠宝饭”,能以此为孩子小小地庆贺一番,我心中涌出无边的满足。

有时,孩子们会放大自己的忧和愁,爱钻牛角尖;这时,我也会炒“珠宝饭”来为他们驱赶那条盘踞在他们心中的“毒蛇”。有一回,就读小六的女儿和好友闹翻了,回家后眼泪吧嗒吧嗒地掉。晚餐时看到桌上的“珠宝饭”,尽管双眸还肿胀着,嘴角却已欣然翘起。大口大口地吃着,居然问我:“妈妈,为什么炒饭里没有螃蟹肉?”嘿,明明在疗伤,居然还能发现我偷工减料!

在孩子“外在的我”(四肢和身体)与“内在的我”(心和脑)拼命茁长的时期,我总想方设法让他们从味蕾到胃囊都能深切地感受到

家的温暖、爱的温度。

各自成家立业后,孩子们既传承了我的食谱,也发展出自家新颖的食谱。有一天,女儿说:“妈妈,我要给您做顿‘珠宝饭’。”我暗忖,“珠宝饭”工序繁琐,而这天又是她的工作日,她如何抽空来做呢?然而,我知道,成长后的孩子,不爱母亲叨絮,所以,我没有问,只待坐享其成。晚上,她端上桌来的“珠宝饭”,让我双眸立马变成了霓虹灯。盘子里放着的,是纯白色的米饭、墨黑色的海苔、金黄色的海胆、橘红色的鱼子酱,色泽斑斓啊!女儿笑嘻嘻地说:“妈妈,这是简易版的‘珠宝饭’。”说着,嘱我用海苔把米饭、海胆和鱼子酱一起卷起来吃。

薄薄的海苔脆而香,蕴含甜味的米饭将鱼子酱饱满的鲜味激发了出来,细腻柔滑的海胆浓缩了整个海洋的精华,那种层次丰富的好滋味啊,使每一口都变成了奢华的享受。

女儿说:“妈妈,海胆和鱼子酱都是你最爱吃的,我好歹,您尽量吃吧!”

“珠宝饭”,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当年,我以它来宠孩子;现在,它拐了一个弯,以另一个截然不同的面貌来宠我。

在医院、银行等公共场所,意见本曾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承载着人们的期望与不满,仿若一座沟通服务者与被服务者心灵的桥梁。

犹记得那个寒冬的午后,母亲突发腹痛。我们匆忙将她送往附近医院急诊,挂号队伍如长龙蜿蜒,母亲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我满心焦灼。轮到我们的时,挂号工作人员却有些漫不经心,询问不够细致,我心中顿生不悦。候诊的时光漫长无

尽,母亲脸色越发青灰,我的心也越发沉重。周围众人皆在焦急等待,我能觉察到众人对糟糕服务的不满,却不知如何表达,于是我拿起笔,将大家的心声、母亲的痛苦与等待的无奈倾吐于意见本上。

母亲终于轮到就诊,医生的诊断让我们稍松了口气,然而抽血化验与做



陈妙常以诗寄情 潘必正借机示爱 偷诗 (设色纸本) 朱刚

九月的上海,秋风吹散了夏日的暑热。60年前我在徐汇中学读书时就有的传统老建筑已被改造成了焕然一新的徐家汇书院,加上灯光的点缀,这幢中西合璧的建筑,似乎也透出秋日里的书香气,吸引着所有过往行人的目光。9月9日,华灯初上时分,徐家汇书院分外热闹起来,一波一波热心读书看报的市民朋友,都在走向这里。只因这一天是《新民晚报》创刊95周年的日子。夜光杯是晚报的著名副刊品牌,3月,推出了夜光杯美文征集活动。当晚“夜光杯之夜”就在这里举办。

我随着读者朋友脚步,走进书院时,耳边不时地听到轻松愉快的说话声。有的说,徐家汇,明朝以来因为徐光启带过来的书卷气,到了今天更浓郁了。有的讲,光启公园里,至今被认为是读书的好去处。你没看到,藏书楼和周边的露天广场上,似乎也弥漫着书香。这几天的氛围愈加浓了,只因为我们喜欢的《新民晚

CT又使我们陷入新一轮等待。三个多小时过去,母亲依旧满脸痛苦,我心中满是无奈与愤怒,再次提笔在意见本上详细记录漫长的等待过程和母亲的痛苦,期望医院能意识到问题严重性从而改进服务。

一个月后再到医院,惊讶地发现意见本上有我的反馈记录,医院已做出改进:挂号处增加工作人员,挂号速度明显加快;候诊区增添座椅,患者能更舒适地等待;抽血化验和做CT的时间显著缩短。看到这些改变,我心中涌起莫名的满足感,仿佛自己为社会作出一份贡献。

此后,我常关注意见本反馈情况,看到微小改进心中便有暖流涌动。在银行,我的意见亦发挥重要作用。它调整了窗口服务时间,削减大家等待成本,使客户办理业务更加便捷。看到原本拥挤的窗口变得有序,客户脸上露出满意笑容,我心中满是成就感。

在公交公司,我的意见促使增加更多公交线路,方便人们出行,看到原本拥挤的公交车不再那么拥挤,我欣慰无比。这些微小改变让我感受到自身价值,更坚定继续填写意见本的决心。

然而,随着时光流转,意见本的身影渐次减少。往昔挂满意见本的墙壁如今空空荡荡,仿若失去往日生机。经探究,我

发现,意见本渐成表扬本,人们更多记录对工作人员的感谢与祝福,真正的意见反馈日益减少。或许是人们习惯通过其他方式表达不满,如直接向工作人员反映或借助社交媒体投诉,抑或是微小改进已让他们满足,无需再通过意见本发声。不过,无论是医院还是银行,各部门各科室轮流到大厅解答顾客问题,这种直接高效的方式使顾客能及时得到解答与帮助,减少对意见本的依赖。在银行,工作人员主动走近客户耐心解答疑问,贴心服务让人感受到用心;在医院,导医台工作人员热情引导患者,使就诊过程更加顺畅。

与此同时,电子化反馈渠道兴起不容忽视。互联网普及使更多顾客选择在线评价、客服热线等方式反馈意见,这种便捷方式使反馈更及时高效,逐渐取代传统意见本。目睹意见本的减少,

我心中感慨万千。时代变迁,生活与沟通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坚信,对服务品质的追求永远不会改变。意见本承载的对更好服务的期待永远不会消逝,它像一座无形桥梁,连接着顾客与服务提供者的情感。我们应适应变化,通过在线评价描述经历感受,或借助客服热线提出建议意见,以追求更好服务。如今,当我再次踏入那些曾挂满意见本的公共场所,心中仍会涌起暖流。那个时代虽已远去,但它给予我的启示永不会忘。我会继续以行动追求更好服务,传递对生活的热爱与期待。因为当我们每个人用心对待身边之事,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

新年新唱

高昌



新年新唱境新开,风雪快晴俱快哉。梅染酡颜如此醉,鹤衔锦句不妨来。静随逝水奔飞杪,喜把浮生立俊材。几瓣青芽鲜似梦,一声珍重用心裁。

谁送锦书天下传,寒川冻岭各欣然。千山迢递翻千仞,一路峥嵘又一年。心印夕阳无限好,手围新月愿长圆。诗来敢竟梅花秀,笑占东风百卉先。

我发现,意见本渐成表扬本,人们更多记录对工作人员的感谢与祝福,真正的意见反馈日益减少。或许是人们习惯通过其他方式表达不满,如直接向工作人员反映或借助社交媒体投诉,抑或是微小改进已让他们满足,无需再通过意见本发声。不过,无论是医院还是银行,各部门各科室轮流到大厅解答顾客问题,这种直接高效的方式使顾客能及时得到解答与帮助,减少对意见本的依赖。在银行,工作人员主动走近客户耐心解答疑问,贴心服务让人感受到用心;在医院,导医台工作人员热情引导患者,使就诊过程更加顺畅。

与此同时,电子化反馈渠道兴起不容忽视。互联网普及使更多顾客选择在线评价、客服热线等方式反馈意见,这种便捷方式使反馈更及时高效,逐渐取代传统意见本。目睹意见本的减少,

在欣赏夜光杯上的美文时,读者朋友也会在精神层面感受到它绽放的异彩。

徐家汇似乎是和《新民晚报》有缘的。60年前我在徐汇中学读书时,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都能看到,在徐家汇最热闹的邮局门口,总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上海市民排队在那里购买《新民晚报》。有时候队伍不长,十几个人,但那一二十人的队伍总不会断,总有人在队伍的后面续上去。也有的时候,队伍排得很长,长得总有上百人,我和所有背着书包走过的同学,就会说,今天上海有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呢?最多的是球讯,足球比赛的消息、篮球决赛的消息。排队买报的队伍里,也会出现徐汇中学的高中生。他们也要看篮球决赛。我读徐汇中学的那几年里,徐汇中学的中学生篮球队,总能闯进决赛

我少年时喜欢看电影。看露天电影是那时候的唯一选择。

露天电影的放映点在离我们家不远的泥墙圈小学。沿河笔直向东,过浦东南路有一条叫胡家木桥的小路,不宽,因架设在张家浜河支流上的木桥而得名。那桥在我的印象中有点单薄,走的人多,桥板会颤动。过了木桥就是泥墙圈小学。

知道有露天电影看的那天晚上,我们兄弟连吃晚饭也全无心思,草草喝一碗泡饭,抹一下嘴巴,就端起小板凳或者干脆扛一条长凳,和邻家同龄孩子结伴出发。

一场露天电影的票价五分钱,站在买票的小窗口前,是不是要买一张票,我一直纠结。如果我口袋里有几分零用钱,同去的小伙伴又少,我会买一张票,那电影票是油印的,宽一寸长二寸的大小,只是每一场电影要用的纸色不一样,白的、粉色的、浅蓝的都有。比较多的场次,我不买票,我没那么多零用钱。混在人群中,仗着人多势众,又是夜色降临,乌压压一片,我混在其中逃票。有一次,大家挤在小学门口,不知谁鼓动起哄:“挤啊冲啊!”一大群乌合之众居然真把学校大门撞开,蜂拥而入。

看露天电影,我们喜欢坐在放映机旁边,一方面与高高挂起的银幕距离不远不近,视觉效果佳,太远了,会被前面的观众挡住视线,太近了,头要昂得很高,头颈骨吃力。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近距离地看放映员忙碌,听放映机转动胶卷时发出的“沙沙”声响,很悦耳。放露天电影有个叫“跑片”的环节,当天晚上,放映队租借的一部电影胶卷会在浦东别的地方错时放映,在泥墙圈小学放映之前或之后,往往还要赶杨思桥、三林塘、洋泾镇的场子,绝大多数都衔接得很准时。偶尔有一两次,送胶卷的因为各种原因也会脱节几分钟。那时全场一片漆黑,只有放映机旁亮着一盏灯,很安静,内心又都充满期待,直至校门口响起专送电影胶卷的摩托车“突突突”的轰鸣声,大家会情不自禁地欢呼:“来了来了!”等待虽然仅仅十来分钟,但是心里的感觉似乎等待了很久。

在泥墙圈小学操场上,我看过的露天电影有《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十字街头》《夜半歌声》《三毛流浪记》《家》《柳堡的故事》《铁道游击队》等。这天,我们在学校的篱笆墙外面,远远的从银幕反面看电影,我记得是赵丹、上官云珠和李天济演的《乌鸦与麻雀》。银幕离我们稍远,上面的人物也都是反的,但声音与在正面看的时候一样,我们也算过了一把瘾。

回忆那个晚上,我们孤零零的几个“小赤佬”,只因迷恋电影,坐在学校外面的胡家木桥栏杆上,那情景像是在黑夜中的几只“小麻雀”,只是不知道“乌鸦”在哪里。许多年之后,应上海电影制片厂之邀,我参与了一个电影剧本的写作。在永福路52号,遇到在上影厂文学部任编辑的李天济老师,说起我少年时第一次看《乌鸦与麻雀》的情景,李天济听了哈哈大笑,笑得他那很有特点的翘下巴都抖动了。他说:“你那时一定想不到演‘乌鸦’的,现在就在你面前吧?”又强调说,他并不是真“乌鸦”。

有时候,我所见的是不讲道理的。一棵柿子树随意挂了一些果实,想摘的不能随意摘,摘下来的不好吃。飞鸟偶然光顾,啄了一口就掉了。还有一截旧树根嵌在山墙里,我怎么看都是一只鸟。

十月的暖阳,催开了野油茶花,还有三两枝海棠、迟桂花。一个人问结了红果果的紫金牛是什么植物。几点灯火,一个光晕闪闪的月亮。山外的台风吹不进山里。山里的月光没有厚薄。我捻起一颗星星,小猫伸出了它的一只前爪。

《新民晚报》成为“我”写作生涯中发表文章最多的报纸,请看明日本栏。

责编:吴南瑶

看露天电影的「小麻雀」

楼耀福

所见

柴惠琴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